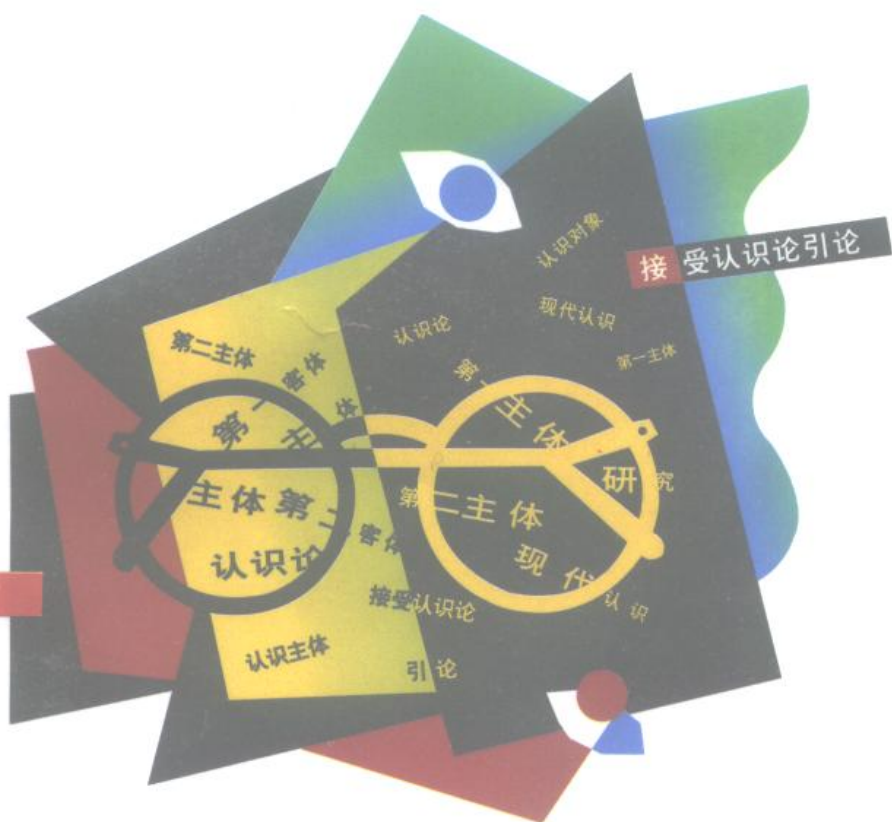


接受认识论引论

吴 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3 1836 8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接受认识论引论

吴 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278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接受认识论引论/吴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10

ISBN 7-301-03180-7

I. 接… II. 吴… III. 认识论-引论 IV. 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653 号

书 名: 接受认识论引论

著作责任者: 吴 刚

责任编辑: 刘金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180-7/B·0158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版 本 记 录: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111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5.50 元

序 言

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和刻苦钻研，吴刚同志的学术专著——《接受认识论引论》终于问世了。我作为他的导师和第一读者，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又为他在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可喜成果表示热烈祝贺。

《接受认识论引论》这本书，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优点。其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探索性和创造性。因为科学研究绝非一味地注释，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非常艰苦的探索过程和极为艰难的创造活动。吴刚同志正是在这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在书中，他提出了许多有见地和富有新意的思想、见解，诸如关于接受认识论的对象、体系及总体框架的设想；关于接受认识论基本问题的观点；关于认识过程中存在着第一主体和第二主体、第一客体和第二客体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关于理解活动概念的界定；关于三种不同理解方式的划分；关于从历史的角度对接受认识论发展所作的考察和总结等等。

吴刚同志之所以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新性成果，是同他勤奋工作以及在科研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指导原则分不开的。这些原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原则以及科学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这三条原则便构成了吴刚同志进行科学研究的根据、灵魂和准则。

吴刚同志在科学研究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对于他，今后仍然任重而道远。我热切地希望，他能够在科学研

究的道路上继续攀登,取得更多和更高水平的新成果,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崔自铎

1995年冬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认识论应当研究接受活动	(1)
一	从理论到实践与接受活动	(1)
二	认识论研究重心的后移	(4)
三	接受认识论的建立	(8)
第二章	认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	(12)
一	从第一客体到第二客体与第一主体	(13)
二	从第二客体到第一客体与第二主体	(15)
三	第二主体向第一主体的转化	(17)
四	认识群体与第一主体、第二主体的划分	(21)
第三章	第一主体能动性原则确立的过程	(25)
一	关于人的能动性的两类问题	(25)
二	古代希腊哲学与第一主体能动性原则的 初步确立	(29)
三	近代西欧哲学与第一主体能动性原则的 最终确立	(33)
第四章	第二主体能动性原则确立的过程	(42)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第二主体能动性原则的确立	(42)
二	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哲学与第二主体能动性 原则的确立	(45)
三	诠释学、现象学、发生认识论、非理性主义 与第二主体能动性原则的确立	(51)

第五章	交往活动与理解	(57)
一	理解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独立阶段	(57)
二	交往活动与交往关系	(59)
三	第二群体成员与第一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	(61)
第六章	符号活动与理解	(65)
一	符号意义的约定性	(65)
二	给予意义活动与领会意义活动	(68)
三	传达、通讯、理解	(71)
四	代码依赖型理解与语境依赖型理解	(74)
五	规范语言、变异语言与理解	(77)
第七章	负指谓值语言符号——当用还是不当用	(81)
一	语言符号的三种意义形态	(81)
二	指谓值、性质值与表情值的关系	(84)
三	负指谓值语言符号的产生	(87)
四	负指谓值语言符号的使用范围	(90)
第八章	科学语言与理解方式	(94)
一	科学与超常语言	(94)
二	实证科学语言、哲学语言、文学艺术语言	(97)
三	实证型、思辨型、审美型三种理解方式	(100)
第九章	接受活动的本质	(103)
一	接受观的变革	(103)
二	第二主体注意力投向	(108)
第十章	设计	(113)
一	超常运用与第二主体的设计活动	(113)
二	设计——认识论的重要范畴	(115)
三	设计原则：满意化与最优化	(118)

四 设计的必备条件	(120)
第十一章 加工	(122)
一 加工与设计	(122)
二 重建、加工、新建	(124)
三 第二客体的建设过程模式	(125)
第十二章 创 新	(128)
一 毛泽东的创新活动理论	(129)
二 P-K-L-L 理论	(131)
三 G-J-I 理论	(140)
主要参考文献	(151)
后 记	(155)

第一章 认识论应当研究接受活动

接受认识论是以接受者的活动作为探讨对象的认识理论。若将“接受者的活动”简称为“接受活动”的话,那么,接受认识论便是以接受活动为其研究对象的认识理论。

为什么应当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接受活动呢?为什么要将接受活动作为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呢?这是我们首先想回答的问题。

一 从理论到实践与接受活动

一个完整的认识运动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然后,又从认识到实践。即是说,一个完整的认识运动过程包括从实践到理论和从理论到实践两个阶段。

从实践到理论是理论的形成阶段;从理论到实践是理论的运用阶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十分看重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活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当讲完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之后,说道:“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

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毛泽东还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化称为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而将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转化称为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并且认为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的意义更加伟大。毛泽东的“两次飞跃理论”从根本上阐明了接受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位置。

根据毛泽东的“两次飞跃理论”,以理性认识的最终形成作为界限,我们把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划分为理性认识形成之前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与理性认识形成之后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理性认识形成之前的活动是从实践到理论的活动;理性认识形成之后的活动是从理论到实践的活动。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理性认识形成之前的实践活动与理性认识形成之后的实践活动分别叫做“实践Ⅰ”和“实践Ⅱ”,并将理性认识形成之前的认识活动与理性认识形成之后的认识活动分别叫做“前理性认识活动”和“后理性认识活动”。实践Ⅰ是认识的来源。前理性认识活动依赖于实践Ⅰ。在实践Ⅰ的基础上,形成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当理性认识形成后,便应得到具体化,对实践活动产生指导作用。后理性认识活动是使一般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行动蓝图、方案、规则,即形成实践观念的活动。实践Ⅱ是实施方案的操作性活动。检验理论、改变客观对象是实践Ⅱ的基本功能。

实践—认识(或理论)——实践的认识公式,按照我们上述的一些新的规定,可以具体化为:

实践Ⅰ——前理性认识——后理性认识——实践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实践Ⅰ和前理性认识是理性认识形成之前的活动；后理性认识和实践Ⅱ是理性认识形成之后的活动。在理性认识形成之后，认识主体还要进行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

作为社会性的活动，理性认识形成之前的活动与理性认识形成之后的活动常常不是同一个主体的活动。

首先，我们分析从实践到理论阶段活动的主体。

在理性认识形成之前认识主体所进行的是从实践到理论的活动。这种活动可被分为三项更具体的活动：发现活动、创立活动和著述活动。从科学事实中找出科学定律是发现活动；从科学定律上升到系统理论是创立活动；将自己的认识成果（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是著述活动。在前理性认识活动中，发现活动主体、创立活动主体、著述活动主体具有决定作用。我们将这三者统称为“第一认识主体”，或“第一主体”。第一主体是理性认识形成之前活动的主体，是前理性认识活动的主体。

其次，我们分析从理论到实践阶段活动的主体。

理性认识形成之后的活动是从理论到实践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由谁来进行的呢？显然，第一主体可以进行从理论到实践的活动。第一主体运用自己创立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使它与实际相结合。例如，牛顿可以应用自己创立的力学理论解决实际物理问题；马克思也可以应用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但是，要使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话，仅靠第一主体是不够的。一种理论能否与实际全面地相结合，起决定作用的是该理论的接受者。接受者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活动中，在实践Ⅱ和后理性认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认识主体，接受者是“接受

主体”。为了与第一主体相区别，我们将接受主体称为“第二认识主体”，或“第二主体”。

这样，从理论到实践，有两种主体的活动：一种是第一主体的活动，另一种是第二主体的活动，即接受活动。我们最为关心后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活动。从理论到实践的活动，可以说，就是接受活动。研究接受活动，也就是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活动。从理论到实践阶段，第二主体的根本任务是进行实践Ⅰ，实践活动是第一位的。但为了进行实践Ⅱ，第二主体也要进行认识活动。第二主体所进行的这种后理性认识活动包括理解、设计和加工。理解是第二主体将第一主体的思想内容在自己头脑里制作一个副本，它是第二主体进行实践Ⅱ以及其他活动的前提。当着在超常范围中运用理论解决问题的时候，第二主体就要自己亲自设计行动方案。设计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在超常运用理论的过程中，第二主体要对理论进行补充、发展等完善化的活动，甚至要创造新的理论。因此，第二主体所进行的后理性认识活动是比较复杂的，并且对实践Ⅱ有重要影响。这种后理性认识活动应当成为认识论的研究对象。

二 认识论研究重心的后移

曾经在很长的时期里，后理性认识活动未被作为认识论的探讨对象。自笛卡尔、培根以来的近代认识论只注重研究从事实到定律、从定律到理论的前理性认识活动，将“理论的形成问题”作为重大的、甚至唯一的认识论课题。近代史上那些著名的认识论学说，如“天赋观念论”、“白板说”、“归纳法”、“演绎法”、“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等，无不是针对着前理性

认识活动问题而提出的。笛卡尔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培根经验主义认识论在前理性认识活动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不探讨后理性认识活动则是它们二者的共同点。后理性认识活动处于近代认识论或“笛卡尔—培根认识论”的研究域之外。近代认识论思想家们实际上将认识活动归结为前理性认识活动。

近代认识论的这个基本特点与当时人类认识活动的发展状况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笛卡尔—培根认识论的局限性是由当时人类认识活动发展状况造成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从 16 世纪才开始它的生命运动。经过一个多世纪经验知识的积累,到 17 世纪中叶,逐步取得了理论上的成果。牛顿所建立的万有引力理论和运动理论实现了人类对宏观世界机械运动知识的一次大综合,它标志着人类对宏观世界某些重要领域的认识已经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但是,与此同时,人类对宏观世界其他领域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都还在忙于搜集材料。即是说,直到 19 世纪以前,人类对宏观世界的认识就总体而言尚未达到理性阶段。这样,当时人们向认识论提出的自然主要是前理性认识活动问题。“可靠的知识是如何取得的?”这便是当时的时代课题。有助于人们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便会成为近代史上有影响的、著名的认识论。客观地讲,近代认识论不研究后理性认识活动在当时并未使人们在认识活动方面感到有什么不便。然而,自 19 世纪以后,人类对宏观世界各个领域的认识几乎都迅速地进到了理性阶段。19 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盛世。道尔顿-阿佛加德罗的原子—分子论、托·杨与菲涅耳的光的波动说、卡诺的热机效率和热循环学说、赖尔的地质进化学

说,特别是细胞学、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等“三大发现”标志着人类对宏观世界在化学、物理学、热学、地质学、生物学等方面的认识已达到了理性阶段。就其对宏观世界的认识而言,从19世纪初开始,后理性认识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认识论研究中,后理性认识活动不应再被看成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向微观世界和宏观高速运动领域进军,这是对已有的关于宏观世界的认识成果的运用和创新活动。后理性认识活动中也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尤其是如何看待接受者在后理性认识活动中的能动性以及如何使接受者发挥能动性的问题。有助于人们解决这个后理性认识活动问题的理论在这个时代便会成为有影响的、著名的认识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彭加勒的“约定论”,皮尔士开创的“实用主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拉卡托斯的“历史主义”,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姚斯、伊泽尔的“接受美学”等都各自从特定的角度回答了这个时代课题,因而它们在现代认识论史上均占有一定位置。那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解答这个时代课题方面有何突出贡献呢?

现代认识论着力研究的是后理性认识活动。由于传统认识论实际上将认识活动归结为前理性认识活动,因此,现代认识论的前提性任务是解决后理性认识活动是不是一种重要的认识活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根本上决定着后理性认识活动能否作为专门的认识论研究对象以及将后理性认识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在整个认识论史上的地位。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认识从实践

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区别于近代认识论的突出特点是重视实践Ⅰ。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基本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两条是从认识论角度讲实践问题的。马克思在第二条中强调了实践的检验功能——“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第十一条中强调了实践的改造功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具有检验功能和改造功能的实践是实践Ⅰ。实践Ⅰ是认识的来源,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培根曾主张认识是人通过与客观事物相接触而得到的,他由此建立了经验论。培根的经验论没有涉及到实践Ⅰ活动问题。而马克思的实践论着重阐明的则是实践Ⅱ活动的重要性。马克思把实践观点引进认识论中来的目的,是强调从理论到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并进而建立起一种在研究对象上与近代认识论迥然有别的新的认识论。过去曾有不少人在肯定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的时候,由于没有区分实践Ⅰ与实践Ⅱ,他们实际上看重的只是实践Ⅰ,而忽视了具有检验功能和改造功能的实践Ⅱ。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情况十分明显。当时,“实践出真知”、“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等都是人们的口头禅。但是,人们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十分陌生,甚至有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7页。

怀疑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以至围绕这一问题 1978 年出现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仅仅承认实践 I 的重要性还未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立场上,还未达到现代认识论的高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 II 和后理性认识活动的意义,正是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代表着现代认识论的基本方向,它为现代认识论奠定了基础。

纵观实验科学产生以来认识论的发展史,不难发现认识论研究重心后移这一明显的认识论现象。从笛卡尔-培根认识论观点来看,认识论仅仅与前理性认识活动有关,不研究前理性认识活动的理论不能被算作认识论。可是,今天对人类认识活动发生了重要影响的认识论恰恰是以后理性认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固有的认识论观念,不能以是否研究前理性认识活动、不能以是否涉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问题作为判定认识论与非认识论的标准。认识活动并不归结为前理性认识活动,认识论也不应仅仅归结为前理性认识活动论。前理性认识活动是第一主体的活动,后理性认识活动(主要)是第二主体的活动。近代认识论是第一主体活动论,现代认识论是第二主体活动论。认识论研究重心的后移,实际上,是从以第一主体的活动为中心转变为以第二主体的活动为中心。现代认识论在从各个侧面探讨着第二主体的活动。从现代认识论与接受活动问题的关系入手,就有可能认清现代认识论与近代认识论的区别,以及现代认识论内部的统一性。

三 接受认识论的建立

认识论的研究重心正由第一主体的活动转变为第二主体

的活动。凡以第二主体的活动为探讨对象的认识论都属于接受认识论。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将接受活动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对之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我们不仅研究理解活动(理解是第二主体的认识活动),而且研究理解与运用活动的关系;不仅研究对原有理论完善化的活动——加工,还要阐述接受者进行创立新理论活动的必要性;不仅研究具体的接受活动,还要从根本上阐发第二主体的能动性原则。这是我们所建立的“接受认识论”与现代各种以接受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的不同之处。“接受认识论”作为学科概念尚属首次提出。接受认识论综合现代各种认识论研究接受活动取得的成果,从总体上推进接受活动的研究。以接受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不仅有认识论,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传播学、舆论学和信息论等也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这些学科为接受认识论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条件。接受认识论是从哲学上总结、概括这些众多的现代科学成果的一种尝试。应当说明的是,人文科学活动、自然科学活动和哲学科学活动都与接受活动有关。在本课题中,我们以自然科学活动为主探讨接受活动的共性问题,这与西方以文学阅读活动为探讨对象的“接受美学”有所不同。

后理性认识活动是接受认识论的研究对象,那么,前理性认识活动是不是接受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区分开三种接受活动概念。第一种是狭义的“接受活动”概念,这个概念专指作为一种后理性认识活动的接受活动;第二种“接受活动”概念指从理论到实践的活动,即不仅包括后理性认识活动,还包括实践Ⅰ。第二种“接受活动”概念比第一种“接受活动”概念要广一些。第三种“接受活动”概念